

刀尖

[1] 阳面

麦家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刀尖

[1] 阳面 麦家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尖.1,阳面/麦家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327-6

I. ①刀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3900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玉花
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0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75
版 次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327-6
定 价 5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第一章		1
第二章		29
第三章		51
第四章		81
第五章		103
第六章		129
第七章		151
第八章		177
第九章		213
第十章		239
第十一章		267

第一章◎

01

我叫金深水，金子的金，深浅的深，雨水的水——金深水。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巧合，我这个平凡的名字竟暗喻了我一生非凡的命。是呀，我的命就是把自己藏起来，藏得越深越好。

不是藏在什么好玩的地方，而是魔窟里，生死线上，刀尖上，地狱里。具体说是南京日伪政府的保安局。在这个鬼地方，我经历了太多难以忘怀的事情，想起来，每一天都令人心惊肉跳；讲起来，每一个故事都是惊心动魄的。让我最忘不掉的是这一个——下面我要讲的这一个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是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……

从1940年8月24日说起吧。

这天早晨，南京颐和路上，一如往常，是静安的，行人稀落；街道两边都是二十年以上的梧桐树，从东南方向吹来的风，无声而有力，拂得树叶婆娑，沙沙作响。颐和路 20 号，日军宪兵司令部所在地，威风凛凛的门楼上，三面日本国旗随风起舞，猎猎有声。我提着装有机要文件的黑色大皮箱，从院子里出来，习惯性地对肃立在两旁的日军哨兵微微颌首。当然，我的态度里必须有足够多的“谦恭”，我的工作和身份要求我这样，有什么办法！

门外有车子等我，见我出来，司机发动了车子。

我的单位——汪伪政府保安局——有一个响当当的俗称：76 号南京区。76 号就是汪伪政府特工总部，因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 76 号而得名，由丁默村和李士群掌管。原来，我们保安局大门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隔壁：颐和路 21 号。咫尺之远，我都是走来走去，无需用车。今年初，单位频频出事，诸事不顺，老大请来风水先生把脉破邪，找到的办法是重新开门。于是，几个月前把大门改至灵隐路 8 号，以前这里是后门。其实还是不远，走路也就是五分钟，平时我也都是徒步来去。但今天不行，因为是来取这个月的密码，所以带了车和卫兵。

这是个例行，每月一次。

新修的保安局大门并不起眼，门面不大，典型的中式建筑，木质门楣上雕龙镂凤，门前摆着一对石狮，两旁有持枪的岗哨，威武尚存。一眼望去，院子里植被繁茂，林木深处，一座青砖白缝三层楼，

保安局的主要处室都在楼内。旁边有一排红砖平房，是反特处所在。

此刻，反特处楼前停着三辆三轮摩托车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提前跳下车，拎上箱子准备走回去，刚好看见反特处处长李士武从屋里出来，风风火火，吆喝着一伙人上车。看见我，李士武迎上来，指着手里的黑皮箱说：“哟，金处长又拿什么秘密回来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怎么，有行动？”

他说：“没什么，去接个人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人这么大派头，让你倾巢出动？”

李士武立即变得神秘兮兮，朝我眨巴着他那三角眼说：“一个重要人物。”

我用略含自嘲的语气说：“因为重要，所以我不便知道。”

“哪里，什么事能瞒得了你金处长。”他指指我手中的黑皮箱，“只有你瞒我们的，哪有我们瞒你的。喂，有什么关于本兄弟的消息，可要网开一面哦。”

我笑道：“你这不是要我渎职丢饭碗嘛。”

他竖起大拇指，对我哈哈大笑，“金处长就是铁面无私，连个口头安慰也不给。”继而招呼大家出发，三辆摩托随即轰响，洒下一路浓烟，嘭嘭远去。

这个李士武，满脸横肉，一肚子坏水，心肝都是黑的。他在鬼子面前低头哈腰，像只哈巴狗，却在同胞面前耀武扬威，心狠手辣，

行恶多端。他是我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我在梦中曾多次杀死过他。

他说一个重要人物是谁？我不能不关心！

02

走廊里比外面凉爽得多。

南京，有名的火炉子，立了秋，还有十八只秋老虎。眼下还没出三伏，每一片阳光都像是从火膛里蹦出来，带着火星子。虽然我只步行几十步路，但汗水已经湿透胸襟，一进楼里，便觉得胸口有一个山谷，凉飕飕。

我办公室在二楼走廊尽头右手边，对门是机要室，隔壁是副处长秦时光的办公室。这会儿，机要室里有一男一女在上班，男的是机要秘书，姓李，是一个严谨、老实的人；女的是机要档案管理员，叫小青，是一个自我感觉不错、爱说爱笑的姑娘。两人见我回来，都站起来问候我。李秘书照例出来给我开门。我注意到，秦时光的办公室门开着，却不见人影。

走进办公室，我本能地观察屋里四周，标志性的东西有无被人翻动过。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：除了自己，对谁都不信任。在我身边，我最不信任的人是隔壁秦时光，他名义上是我的副手，实际上是我的死对头，整天盯着我的位置，恨不得我被天打雷劈。

“他呢，还没来上班啊？”我指指隔壁，问李秘书。

“上楼去了，应该在俞副局长那儿吧。”李秘书告诉我。

“有没有人找我？”

“刚才卢局长来过电话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要你回来去找他一下。”

李秘书刚走，小青蹑手蹑脚地进来，看我没反应，有意咳一声，朗朗地叫一声“金处长”，令我微微一惊。我抬头，看她正朝我吐舌头，“你干什么，神神秘秘的。”她佯做委屈状，翻翻白眼，撅起嘴唇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哼，好心不得好报，人家是来告诉你，那个远山静子园长给你打过两次电话。”我一听，故意装得不以为然，“就这事？”她笑笑，调皮地说：“这可能是大事吧。”言罢装模作样地走了。

我关上门，并小声地把门反锁，随即从抽屉里拿出望远镜，走到窗前，朝远处一家书店望去——那是我的联络点，是我每天都在牵挂并观望的地方。我先搜视书店的窗户，窗台上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。我把望远镜略略压低，看见窗台下的蜂窝煤炉子，正熬着中药，热气腾腾，地上躺着夹煤饼用的钳子——是躺在地上，不是挂在窗台上！

这表明，没有情况。

在我准备收掉望远镜时，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三十来岁的女

人，从书店里出来，闯进镜头。她叫刘小颖，是我的联络员。她照看了下药罐，又走进书店，对躺在地上的钳子不闻不顾，更加说明平安无事。没事就好。我收好望远镜，打开黑皮箱，从中拿出一份文件，准备上楼去看局长。

局长姓卢，矮胖矮胖，并且像所有矮胖的人一样，顶着一个肥硕的大脑袋，有一副大嗓门，和一把火性子。他把我当贴心人，一来局里关系复杂，他需要拉帮结派，有死党；二来，人都这样，一种人喜欢另一种人，我是他的另一种人。我是个软性子，做事冷静，至少给人感觉是这样。当然，鬼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，他即便将来做了鬼也不会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！我相信自己已经把他彻底蒙住。我对自己在他面前的表演水平和结果，是满意的。

办公室是个里外套间，外面是秘书接待室，里面才是局长办公室。秘书小唐看见我，嫣然一笑，说：“局长刚才还在问你回来没有。”小唐是上海人，据说只有母亲，没有父亲，是个私生女。又据说她母亲年轻时是那种人，男人寻开心的那种。内部有风声，她跟局长有一腿。到底有没有，我吃不准。印象中，小唐好像不是那种人，我甚至没有见她化妆过。不过，她走路的样子是蛮好看的，身材高挑，柳条腰一扭一扭，容易叫人想入非非。

我进去，对局长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他盯着桌上的一张地图，头也

不抬地问：“你去宪兵司令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拿这个月密码。这是必须我去的。”他会意地点点头：“噢，是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是去开会了。”我说：“也开了一个小会。”我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他，“呶，你看看吧，又要对我们念紧箍咒了。”

他看过文件，气恼地丢在一边，瞪着一对金鱼眼发牢骚：“这帮老爷们，站着说话不腰痛。”他的腰很粗壮，我想一定不会腰痛的。我附和道：“整天疑神疑鬼，说到底是不信任我们，上个月才兴师动众整顿过，这个月又整，整得人心灰意冷。”他说：“话说回来，你那地方确实要警钟长鸣，不能出乱子。”我说：“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，这么整来整去才要整出乱子，起码的信任和尊重都没有，人会怎么想嘛。”

他正正眼色，起身，挺着大肚子朝我走过来。年过半百，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已经告别健康，向臃肿和衰老靠拢。他在我面前止步，盯着我说：“怎么想嘛，莫非还想造反？不要乱说话，身正不怕影邪，你怕什么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怕，我是怕下面人被整烦了，朝我发脾气。”

他说：“你堂堂一个上校处长还摆不平几只黄嘴鸟？”

我说：“我底下可有一盏不省油的灯。”

他思量一下，“你是说秦时光？”

我指指隔壁：“听说他又在上面，整天不上班，上班就是往那

儿窜。”

他安慰我说：“只要他窜不进这个门，你怕他什么，这保安局还是我的天下嘛。行了，我等一会儿要去理个发，晚上有饭局，野夫机关长请客。其实也不是请我，而是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。”

“谁啊？把机关长都惊动了。”我问得轻松自然，一副拉家常的口气，“一定是个贵宾吧。”

“贵不贵不知道，我也不认识。”他故弄玄虚地说，“据说是机关长打着灯笼找来的，对我们和皇军确实很重要。机关长说，有了他，我们现在在广西、鄂西的仗可能就不会那么难打，也许可以节节胜利了。嗯，这会儿李处长该去接人了吧。”

我想起李士武兴师动众地出去，试探着说：“刚才我回来时看见李处长把全处的人都拉出去，原来是去接他啊。看来这人来头不小嘛。”我心想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，居然能牵动前线战事，一定是个有来头的人。此时我并不知道，这个人将走进我的生活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把小李叫来，将新领来的密码交给他去保管。完了我想起小青说的，远山静子给我来过电话，便准备给她回电话。刚拿起话筒，桌上的内线话机响了。又是卢局长找我，声音很焦急烦躁：“你快上来一下，又来闹了，这个泼妇！”

泼妇？我马上想到刘小颖。紧急赶上楼去，果然是她：我的

联系员、书店老板刘小颖！我刚用望远镜看过，她的窗台上空空如也，她突然跑来找局长要横，难道是有紧急情报？走廊上人很多，大家把刘小颖围在中央，阻止她往卢局长办公室扑去，可她还是极力往前扑腾着。

“别拦我，让我过去，我知道他就在办公室里，你们别骗我了。”刘小颖尖声叫着，喊着，果然是有点泼。小唐秘书劝她：“嫂子，真的没骗你，局长真的去开会了。”刘小颖不信，哭哭嚷嚷地：“开会！开会！哪有这么多的会，我不相信！开会我就在这里等他，我今天非要见他讨个说法，你们到底管不管我们的死活了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也是女人家，难道就不同情同情我？”她执意要闯过去，被两个卫兵死死拉住，现场一片混乱。

我拨开卫兵，喊道：“刘小颖，你干什么！”她回头看见我，立即朝我扑上来哭诉：“老金啊，陈耀又寻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呜呜呜。”哭得很伤心，眼泪鼻涕一起流。我自然是劝她，她自然不会轻易接受我劝，继续闹。这种戏我们演过多次，已经默契到家。最后她逼我发火，我又训又吓，强行将她拉下楼去。身体接触中，我接过刘小颖递给我的纸条，然后鸣金收兵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立即剥开纸条看：

外公突发急病，从速看望。鸡鸣寺。

我看完立即烧掉纸条。

为了证实这纸条的真实性，我又从抽屉里取出望远镜看，发现书店窗台上果然挂着火钳！一定是刚刚挂上去的。她等不得我去拿，着急给我送来，一定是事不宜迟，我得赶紧出发。

让我告诉你吧，我虽然披着这身可耻的黄皮制服，但我的心是重庆的，党国的。我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，代号叫雨花台，刚才给我送纸条来的刘小颖——书店老板——是我的下线，代号叫玄武门。至于鸡鸣寺是谁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

03

我决定立即走。

很奇怪，起身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局长的声音：“机关长说，有了他，我们现在在广西、鄂西的仗可能就不会这么难打了……”我有种不祥的感觉，走到门口，又回来从抽屉里取了手枪带在身上。

刚出门，看见头发油亮的秦时光从楼上下来，问我：“怎么，要出去？还没有搞定啊，那泼妇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她是搞定了，可她男的寻死不成，还有后事呢。”他有些好奇，问我：“他是怎么寻的死啊？”我说：“吃安眠药，但量又不够，现在还昏睡不醒，所以

我要去医院给他弄点药，可能一时回不来，你就别走了，守着点。”

我哪是去医院。我要去外公家，见鸡鸣寺。天已近中午，热气扑面而来，汗水很快让我的皮肤和衣服黏在一起，而我脚下生风，根本顾不上擦一把汗。一路上，我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局长那句话：机关长说，有了他，我们现在在广西、鄂西的仗就不会这么难打了……会不会是出了叛徒？我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，并且预感到，鸡鸣寺紧急见我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。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南京，街上的公共汽车都是日本产的，大方头，单开门，颜色以沙滩色居多。为尽快见到鸡鸣寺，我拦住一辆公共汽车。车子经过马标，拐上小营路时，我从车窗里看见一队摩托车浩浩荡荡地从前方熹园开出来，朝我迎面驶来。近了，发现正是李士武的车队。

熹园，据说最早是明朝太医们为帝王们炼制仙药的地方，后来李鸿章曾在此办过水师学堂。可现在这儿成了日伪军吃喝玩乐的地方，经常歌女成堆，笙箫穿云。熹园门前有车站，停站时我往园内看，可见高墙深筑，林木参天，但人影稀落，煞是幽静。

显然，李士武接的“要人”就住在这里面。

所谓外公家，其实是一所门面普通的中医针灸诊所，家带店，五间平房，带一个小院，医生和家眷加起来五六个人。一个瘦弱的

白发老人正弯着腰给唯一的病人扎针，看我进去，他的头轻轻一动，眼睛朝隔壁屋瞥了一眼。我明白，他是让我去隔壁。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中医，就是**鸡鸣寺**，姓革，平常我们都称他革老。革老是我们小组的第一把手，也是南京城里出名的一支针。他一针下去，既可以救人命，也可以断人命。刚才，尽管我看他表面平静，但从他的眼神中，我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焦虑。

他女儿也是地下军统，叫革灵，代号**夫子庙**。此时她正在屋内给一堆银针消毒，室内弥漫着一股酒精味。我有意朝她大声说：“我是来拿药的。”革灵上来应付我，说的都是医生对病人的话，因为咫尺之外有病人。我落座不一会儿，**中华门**和**中山门**接踵而至。看到他俩都来，且是这个样子，风尘仆仆，面露悬疑，令我立刻感到一股杀气。他俩是我们组织内负责搞暗杀的同志，**中华门**擅长枪法，行动能力强；**中山门**有武功，会飞镖，能飞檐走壁。他俩约见我，我想一定是又要锄奸杀鬼。想到某个鬼子或汉奸的人头要落地，我总是感到无比激动。

中华门和**革灵**是夫妻。**革灵**送走病人回来，见**中华门**满头大汗，亲昵地上前给他擦汗，一边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**中华门**推开她，重重地坐在竹椅上，椅子吱吱叫，他骂骂咧咧说：“×，敌人来了十几个人保驾，根本无法下手。”**中山门**补充说：“都全副武装的，车上还架着两挺机关枪。”**中华门**气恼地说：“去二十个人都不行，别说两个人。”